

矮凳桥上的风情

林斤澜小说经典

林斤澜 著

林布谷 编

溪鱖

丫头她妈

袁相舟

车钻

笔杉

小販們

同学

李地

丫丫没有娘

夫不同門

共享

門

恒等一症

短第一树

豆福—
味主

多味
共研

頁端
下

五分

春节

夢鞋

力夕

鳳凰

順竿

变脸

中间

枪声

电话

微笑

I247.7
1551

林斤澜

矮凳桥上的风情

林斤澜小说经典
林斤澜 著
林布谷 编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矮凳桥上的风情：林斤澜小说经典 / 林斤澜著；林布谷编.
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9.12

ISBN 978-7-5008-4621-5

I. 矮… II. ①林…②林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0456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：100120

电 话：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：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：220 千字

印 张：17.5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
录

—
—
—

溪鳗 -1

丫头她妈 -10

袁相舟 -19

车钻 -65

笑杉 -74

小贩们 -83

同学 -94

李地 -98

丫丫没有娘 -138

去不回门 -142

井亭 -153

门 -157

短篇三痴 -163

短篇三树 -167

哆嗦-174

黄瑶 -182

五分 -189

春节 -196

-203 梦鞋

-210 万岁

-220 氤氲

-228 顺竿

-232 变脸

-236 中间

-241 枪声

-248 电话

-253 微笑

-258 绝句

-264 林斤澜论短篇小说(代后记)

溪鳎

矮凳桥的鱼非鱼小酒家

自从矮凳桥兴起了纽扣市场，专卖纽扣的商店和地摊，糙算也有了六百家。早年间，湖广客人走到县城，就是不远千里的稀客了。没有人会到矮凳桥来的，翻这个锯齿山做什么？本地土产最贵重的不过是春茶冬笋，坐在县城里收购就是了。现在，纽扣——祖公爷决料不着的东西，却把北至东三省、内蒙古，南到香港的客人都招来了。接着，街上开张了三十多家饮食店，差不多五十步就有一家。这些饮食店门口，讲究点的有个玻璃阁子，差点的就是个摊子，把成腿的肉，成双的鸡鸭，花蚶港蟹，会蹦的虾，吱吱叫的鲜鱼……全摆到街面上来，做实物招牌。摊子里面一点，汤锅蒸锅热气蒸腾，炒锅的油烟弥漫。这三十多家饮食，把这六百家的纽扣，添上了开胃口吊舌头的色、香、味，把成条街都引诱到喝酒吃肉过年过节的景象里。

拿实物做广告,真正的招牌倒不重要了。有的只写上个地名:矮凳桥饭店。有的只取个吉利:隆盛酒楼。取得雅的,也只直白叫做味雅餐馆。唯独东口溪边有一家门口,横挂匾额,上书“鱼非鱼小酒家”,可算得特别。

这里只交代一下这个店名的由来,不免牵扯到一些旧人旧事,有些人事还扯不清,只好零零碎碎听凭读者自己处理也罢。

店主是个女人家,有名有姓,街上却只叫她个外号:溪鳗。这里又要交代一下,鳗分三种:海鳗、河鳗、溪鳗。海鳗大的有人长,蓝灰色。河鳗粗的也有手腕粗,肉滚滚一身油,不但味道鲜美,还滋阴补阳。溪鳗不多,身体也细小,是溪里难得的鲜货。这三种鳗在生物学上有没有什么关系,不清楚。只是形状都仿佛蛇形,嘴巴又长又尖,密匝匝锋利的牙齿,看样子不是好玩的东西,却又好吃。这三种鳗在不同的水域里,又都有些兴风作浪的传说。乡镇上,把一个女人家叫做溪鳗,不免把人朝水妖那边靠拢了。

不过,这是男人的说法。女人不大一样。有的女人头疼脑热,不看医生,却到溪鳗那里喊喊喳喳,一会儿,手心里捏一个纸包赶紧回家去。有的饭前饭后,爱在溪鳗店门口站一站,听两句婆婆妈妈的新闻。袁相舟家的丫头她妈,就是一天去站两回三回的一个。

这天早晨,丫头她妈煮了粥就“站”去了。回来把锅里的剩粥全刮在碗里,把碗里的剩咸菜全刮在粥里,端起来呼噜喝一大口,说:“溪鳗叫你去写几个字呢。”

袁相舟穷苦潦倒时候,在街上卖过春联,贴过“代书”的红纸,街坊邻居叫写几个字,何乐不为。答应一声就走了去。

这家饮食店刚刚大改大修,还没有全部完工。先前是开一扇门进去,现在整个打开。后边本来暗洞洞的只一扇窗户,窗外是溪滩,现在接出来半截,三面都是明晃晃的玻璃窗,真是豁然开朗。这接出来的部分,悬空在溪滩上边,用杉篙撑着,本地叫做吊脚楼的就是。

还没有收拾停当,还没有正式开张。袁相舟刚一进门,溪鳗就往里边让。袁相舟熟人熟事的,径直在吊脚楼中间靠窗坐下,三面临空,下边也不着地,不觉哈了一口气,好不爽快。这时正是暮春三月,溪水饱满坦荡,好像敞怀喂奶、奶水流淌的小母亲。水边滩上的石头,已经晒足了阳光,开始往外放热了;石头缝里的青草,绿得乌油油,箭一般射出来了;黄的紫的粉的花朵,已经把花瓣

甩给流水,该结籽结果的要灌浆做果了;就是说,夏天扑在春天身上了。

一瓶烫热的花雕递到袁相舟手边,袁相舟这才发觉一盘切片鱼饼,一双筷子一个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摆上桌子。心想先前也叫写过字,提起笔来就写三个大字:“鱼丸面”。下边两行小字:“收粮票二角五、不收粮票三角”。随手写下,没有先喝酒的道理,今天是怎么了?拿眼睛看着溪鳗……

素日,袁相舟看溪鳗,是个正派女人,手脚也勤快,很会做吃的。怎么说很会做呢?不但喜欢做,还会把这份喜欢做了进去,叫人吃出喜欢来。她做的鱼丸鱼饼,又脆又有劲头,有鱼香又看不见鱼形。对这样的鱼丸鱼饼也还有不实之词,对这个做鱼丸鱼饼的女人家,有种种稀奇传说,还有这么个古怪外号,袁相舟都以为不公平道。

追究原因,袁相舟觉着有两条:一是这个女人长了个鸭蛋脸,眼窝还里眶。本地的美人都是比月亮还圆,月亮看去是扁的,她们是圆鼓鼓的。再是本地美人用不到过三十岁,只要生了两个孩子就出老了。这个女人不知道生过孩子没有,传说不一,她的年纪也说不清。袁相舟上中学的时候,她就鲜黄鱼一样戳眼了。现在袁相舟鹤发童颜一个退休佬,她少说也应当有五十。今天格子布衫外边,一件墨绿的坎肩,贴身,干净,若从眼面前走过去,那袅袅的,论腰身,说作三十岁也可以吧。

溪鳗见袁相舟端着酒杯不喝,就说戏文上唱的,斗酒诗百篇。多喝几杯,给这间专卖鱼丸、鱼饼、鱼松、鱼面的鱼食店,起个好听的名号。溪鳗做鱼,本地有名气,不过几十年没有挂过招牌,大家只叫做溪鳗鱼丸,溪鳗鱼面……怎么临老倒要起名号了?袁相舟觉着意外,看看这吊脚楼里,明窗净几,也就一片的高兴,说:

“嘻,你看丫头她妈,只给我半句:叫你写几个字。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全。”

溪鳗微微一笑,那牙齿密匝匝还是雪白的,说:

“老夫妻还是话少点的好,话多了就吵了。不是吵,哪有这么多话说呢。”

说着,眼睛朝屋角落一溜。屋角落里有个男人,坐在小板凳上,脚边一堆木头方子,他佝偻着身子,拿着尺子,摆弄着方子,哆哆嗦嗦画着线。要说是小孩子玩积木吧,这个男人的两鬓已经见白了,脑门已经拔顶了。袁相舟走进屋里来,没有和他打招呼,没有把他当回事。他也没有出声,也没有管别人的闲事。

锅里飘来微微的糊味儿,这种糊味儿有的人很喜欢。好比烟熏那样,有熏

鸡、熏鱼、熏豆腐干，也有糊肉、糊肘子，这都是一种风味。溪鳗从锅里盛来一盘刚焙干的鱼松，微微的糊味儿上了桌子。袁相舟也不客气，喝一口酒，连吃几口热鱼松，鱼松热着吃，那糊味特别的香，进口的时候是脆的，最好不嚼，抿抿就化了。袁相舟吃出滋味来，笑道：

“你这里专门做鱼，你做出来的鱼，不论哪一样，又都看不见鱼。这是个少有的特点，给你这里起个招牌，要从这里落笔才好。”

溪鳗倒不理睬，不动心思，只是劝酒：

“喝酒，喝酒，多喝两杯，酒后出真言，自会有好招牌。”

说着，在灶下添火，灶上添汤，来回走动，腰身灵活，如鱼游水中，从容自在。俗话说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，她是一个家务上的会人。

袁相舟端着杯子，转脸去看窗外，那汪汪溪水漾漾流过晒烫了的石头滩，好像抚摸亲人的热身子。到了吊脚楼下边，再过去一点，进了桥洞。在桥洞那里不老实起来，撒点娇，抱点怨，发点梦呓似的呜噜呜噜……

那一座桥，就是远近闻名的矮凳桥。这个乡镇也拿桥名做了名号。不过桥名的由来，一般人都说不知道。那是九条长石条，三条做一排，下边四个桥墩，搭成平平塌塌、平平板板的一条石头桥。没有栏杆，没有拱洞，更没有亭台碑碣。从上边看下来，倒像一条长条矮脚凳。

桥墩和桥面的石条缝里，长了绿荫荫的苔藓。溪水到了桥下边，也变了颜色，又像是绿，又像是蓝。本地人看来，闪闪着鬼气。本地有不少传说，把这条不起眼的桥，蒙上了神秘的烟雾。

不过，现在，广阔的溪滩，坦荡的溪水，正像壮健的夏天和温柔的春天刚刚拥抱，又马上要分离的时候，无处不蒸发着体温。像雾不是雾，像烟云，像光影，又都不是，只是一片的朦胧。

袁相舟没有想出好招牌来，却在酒意中，有一支歌涌上心头。二十多年前，袁相舟在县城里上学，迷上了音乐。是个随便拿起什么歌本，能够从头唱到尾的角色。

花非花，雾非雾

夜半来，天明去

来如春梦几多时

去似朝云无觅处

这歌词原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。白居易的诗，袁相舟本来只知道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那一首《琵琶行》。因唱歌，才唱会了这一首。

见景生情，因情来歌，又因歌触动灵机，袁相舟想出了好招牌，拍案而起。

身后桌子上，不知什么时候铺上了纸张，打开了墨盒，横着大小几支毛笔。这些笔墨都是袁相舟家的东西，也不知什么时候丫头她妈给拿过来了。袁相舟趁着酒兴，提笔蘸墨汁，写下六个大字：“鱼非鱼小酒家”。

写罢叫溪鳗过来斟酌，溪鳗认得几个字，但她认字只做记账用，没有别的兴致。略看一眼，她扭身走到那男人面前，弯下腰来，先看看摆弄着的木头方子，对着歪歪扭扭划的线，笑起来说：

“划得好，真好。”

其实是和哄一年级小学生一样。说着平伸两只手在男人面前，含笑说了声：“给。”

那男人伸手抓住她给的手腕子。溪鳗又说了声：

“起。”

男人慢慢被拉了起来，溪鳗推着男人的后背，走去看新写的招牌。

这个男人的眼睛仿佛不是睁着，是撑着的。他的脸仿佛一边长一边短，一边松动一边紧缩，一只手拳着，一半边身子僵硬。他直直地看了会儿，点着头：

“呜啊，呜啊，啊……”

溪鳗“翻译”着说：

“写得好，合适，就这样……”

一边让袁相舟还坐下来喝酒，又推着男人坐在袁相舟对面。袁相舟想着找几句话和男人说说呢，也不知道他喝不喝酒，给不给他拿个酒杯……还没有动身，溪鳗端过来两碗热腾腾的鱼面，热气里腾腾着鱼的鲜味、香味、海味、清味。不用动脑筋另外找话说了，眼前这鱼面的颜色、厚薄、口劲、汤料，就是说不尽的话题。

鱼面也没有一点鱼样子，看上去是扁面条，可是长条面片。鱼面两个字是说给外地人听的，为的好懂。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，吃鱼有这种吃法。本地

叫做敲鱼，把肉细肉厚，最要紧是新鲜的黄鱼、鲈鱼、鳊鱼，去皮去骨，蘸点菱粉，用木槌敲成薄片，切成长条……

三十年前，这个男人是矮凳桥的第一任镇长。那时候凡是个头目人，都带枪。部长所长背个“木壳”，镇长腰里别一支“左轮”。那“左轮”用大红绸子裹着塞在枪套里，红绸子的两只角翘在枪套外边，真比鲜花还要打眼。记不清搞什么运动，在一个什么会上，镇长训话。

“……别当我们不掌握情况，溪鳊那里就是个白点。苍蝇见血一样嗡到那里去做什么？喝酒？赌钱？迷信？溪鳊是什么好人，来历不明。没爹没娘，是溪滩上抱来的，白生生，光条条，和条鳊鱼一样。身上连块布，连个记号也没有，白生生，光条条，什么好东西，来历不明……”

过不久，规定逢五逢十，溪鳊要到镇上汇报思想，交代情况。镇长忙得不亦乐乎，溪鳊要跟着他走到稻田中间，或是溪滩树林去谈话。

镇长当年才二十多岁，气色红润，脸上还没有肥肉，身上已经上膘。一天傍晚，从锯齿山口吃了酒回来，敞开衣服，拎着红绸枪套，燥燥热热地走到矮凳桥头，日落西山，夜色在溪滩上，像水墨在纸上洇了开来。镇长觉着凉爽，从桥头退下来，想走到水边洗一把脸，醒一醒酒。哟，水边新长出来一棵柳树？哟，是个人，是溪鳊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鬼鬼怪怪的。”

溪鳊往下游头水里一指，那里拦着网。

“人是要吃饭的。”

“也要吃酒。这两天什么鱼多？”

“白鳊。”

“为什么白鳊多？它过年还是过节？”

“白鳊肚子胀了，到下边去甩子。”

镇长把红脸一扭：“肚子胀了？”两眼不觉也斜，“红鳊呢？”

溪鳊扭身走开，咬牙说道：

“疯狗拉痢，才是红的。”

夜色昏昏，水色沉沉，镇长的酒暗暗作怪，抢上两步，拦住溪鳊，喘着说道：

“我说有红鳊，就是有。不信你过来。”

溪鳗格格笑起来，说：

“慢着，等我拉网捉了鱼，到我家去，给你煮碗鱼汤醒醒酒。我做的鱼汤，清水见底，看得见鱼儿白生生，光条条……”

镇长扯开衣服，说：

“我下水帮你拉网。”

扭头只见溪鳗走上了桥头。镇长叫道：

“你往哪里走？你当我喝醉了？渔网在下游头，水中央……”

溪鳗只管袅袅地往前走，镇长追了上去，说：

“我没有醉，骗不了我，随你鬼鬼怪怪……”

眨眼间，只见前边的溪鳗，仿佛一个白忽忽的影子。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却晃起来，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来。这桥和条大鳗似的扭向下游头，扭到水中央，扭到网那里，忽然，一个光条条的像是人，又像是鳗，又好看，又好怕，晃晃地往网那里钻……

镇长张嘴没有叫出声来，拔腿逃命不成脚步。有人在路边看见，说镇长光条条，红通通——那是酒的不是了。

一时间，这成了茶余酒后的头条新闻。过不久，镇长倒了霉，调到一个水产公司当了个副职。这还藕断丝连地给溪鳗捎些做鱼松的小带鱼，做鱼丸的大鲈鱼来。

袁相舟到县城上学，在外边住了几年。影绰绰听说溪鳗生过一个孩子，和谁生的？究竟有没有做下这种传宗接代的事？也无凭据。

倒是这乡镇改造过商贩，也不断割过“尾巴”，个体的饮食业好比风卷落叶了。可是风头稍过一过，溪鳗这里总还是支起个汤锅，关起门来卖点鱼丸，总还有人推门进来，拿纸包了，出去带门。

袁相舟看见过屋里暗洞洞的，汤锅的蒸气仿佛香烟缭绕，烟雾中一张溪鳗的鸭蛋脸，眈眼窝里半合着眼皮，用一个大拇指把揉透的鱼肉，刮到汤锅里，嘴皮嚅嚅的不知道是数数，还是念咒。有的女人家拿纸包了回家，煮一碗热汤，放上胡椒米醋，又酸又辣端给病人吃。

袁相舟又喝了两杯花雕，看着对面当年的镇长，把一碗鱼面吃得汤水淋漓，不忍细看。转头去看窗外，蒸蒸腾腾，溪上滩上似有似无的烟雾，却在心头

升起，叫人坐不住，不觉站起来，拿笔斟酌着又写下几句：

鳊非鳊，鱼非鱼
来非来，去非去
今日春梦非春时
但愿朝云长相处

溪鳊走过来看一眼，没有看清，也不想看清，就扭身拿块布给那男人擦脸上、手上、衣襟上的汤水，搀起男人，推着他到字纸面前。男人直着撑着的眼睛看了会儿：

“呜啊呜啊，呜呜呜啊……”

溪鳊淡淡笑着，像是跟自己说话：

“他说好，他喜欢，他要贴起来，贴在哪里？他说贴在里屋门口，说贴就要贴，改不了的急性子……”

男人伸手拿纸，举着的左手帮着倒忙。溪鳊说：

“你贴你贴，我帮你拿着这一头。”

溪鳊伸开两只手，拿住了纸张的五分之四，剩下一条边让男人托着，嘴里说：

“我们抬着，你走前头，你看好地方，你来贴……”

溪鳊在里屋门口板壁上刷上糨子，嘴里说：

“我帮你贴上这个角，帮你贴贴下边。你退后一步看看，啊，不歪不斜，你贴端正了……”

却说当年的镇长祸不单行，随后又打个脚绊，从水产公司的副职上跌下来，放到渔业队里劳动。不多几年前，队里分鱼，倒霉镇长看见鱼里有条溪鳊，竟有两尺长，实在少见。就要来了盘在竹篮里，盖上条毛巾，到了黄昏，挎着篮子回家去。劳动地点离他家有七八里路，走着，天黑了。那天没有月亮，黑得和锅底一样。倒霉镇长把这走熟了的路，不当回事，只管脚高脚低地乱走，只把盘着溪鳊的篮子抱在怀里。其实怀里还不如脚下，高高低低还好说，乱乱哄哄说不得……忽见前边一溜灯火，这里怎么有条街？灯火上上下下，这条街上有楼？走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只见人影晃晃的，人声嗡嗡的，细一看，看不清一个人

模样，细一听，也听不清一句人话……倒霉镇长吃惊不小，把篮子紧紧搂住，忽觉得毛巾下边盘着的溪鳗，扑通扑通地跳动。镇长的两只脚也不听指挥了，自己乱跑起来。又觉得脚底下忽然平整了，仿佛是石板，定睛看时，模糊糊是一条石头桥，一片哈哈水声。在一个墨黑墨黑的水洞里吗？不对，这是矮凳桥，烧成灰也认得的矮凳桥。怎么走到矮凳桥来了呢！倒霉镇长的家，原在相反的方向。镇长一哆嗦，先像是太阳穴一麻痹。麻痹电一样往下走，两手麻木了，篮子掉在地上，只见盘着的溪鳗，顶着毛巾直立起来，光条条，和人一样高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麻痹也下到腿上了，倒霉镇长一摊泥一样瘫在桥头。

一时间，这又是茶余酒后的头条新闻。不过，有件事不是说说的。众人亲眼看见，溪鳗从卫生所把这个男人接到家里来，瘫在床上尿尿不能自理，吃饭要一口口地喂。现在这个样子算是养回来了，像个活人了。贴上了字纸，还会直直盯着，呜啊呜啊地念着，是认得字的。

呜啊，里屋门一开，跑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，直奔后窗，手脚忙不迭地爬上凳子，扑出身子看外边的溪滩，人都来不及看见她的面貌。溪鳗三脚两步，风快走到女孩子身后，说：

“怎么？怎么？”

女孩子好像是从梦中惊醒的，说：

“妈妈，鱼叫，鱼叫。妈妈，叫我，叫我。”

溪鳗搂住女孩子，那鸭蛋脸差点贴着孩子的短发，眼眶窝里垂下眼皮，嘴唇嚅嚅的，啊，袁相舟心里也一惊，真像是念咒了：

“呸，呸，鱼不叫你，鱼不叫你。呸，呸，鱼来贺喜，鱼来问好。女儿，女儿，你是溪滩上抱回来的，光条条抱回来，不过你命好，赶上了好日子，妈妈有钱也有权开店了。妈妈教你，都教你，做好人，开好店，呸，呸……”

袁相舟想溜掉，回头看见那男人，眼睛直撑撑地站在角落里，嘴角流下口水，整个人颤颤的，是从心里颤颤出来的。

袁相舟趑趄着脚往外走，却看见丫头她妈挑来一挑碧绿青菜，正要叫唤。袁相舟打个手势叫她不要声张，做贼一样蹑着脚走了出来，走到街上，还只管轻手轻脚地朝家里走。

丫头她妈小声说道：“莫非吃错了酒了。”

丫头她妈

——矮凳桥没有名字的人

丫头她妈没有名字，可是有个秘密。这个秘密她的男人袁相舟不知道，斜对面卖鱼丸的女人溪鳗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她自己呢，只怕还没有溪鳗说得清楚。

矮凳桥街上有少数人——说是少数，不过两只手是数不过来的——起了个名字也叫不开，连个外号都没有人肯费心思，只叫做癞头、跛脚、缺牙齿，若是女人，就叫做她妈、他婶、阿嬷、阿婆……

矮凳桥历代田少人多，老古话说一方土养一方人，矮凳桥这方土，却是养不活矮凳桥人。农田上的“生活”，也用不着这么多人去做。袁相舟家里的几分田，就是承包在丫头她妈一个人身上，她妈说，喂不饱几张嘴，用几个人做什么？顶多插秧时候，儿子去甩甩秧苗。收割时节，丫头去捆捆稻草。挑粪水担化肥凡是肩膀吃力的，她妈决不支使儿女。

袁相舟是什么也不插手，哪怕街上没有生意好做，她妈也宁肯叫男人家笼着手坐着。

做饭，也是她妈的事。煮熟了饭，热了菜，她妈告诉一声丫头盛起来吃，自己却走到街上来，经常过街走到斜对面，在溪鳗的鱼丸摊子那里，帮忙洗洗碗，添添火，说一会儿话，再回家去吃剩饭剩菜。她妈的食量很好，什么都吃，吃什么都有滋味。经常把剩菜剩汤，不管是咸的酸的，统统倒在剩饭里，大口大口往嘴里划，虾头蟹脚都用不着抿牙细嚼，嘴巴咂咂地响着响着就都消失在深海似的咽喉里。

她妈煮熟了饭自己走开，起先是困难时候，她觉着坐下来只张半张嘴，筷子只点点盘边，倒不如剩多剩少做一口咽下去的好。

后来，成了习惯。到街上站一站，屋檐下听听新闻，摊边说两句话，成了她的文化生活，她的唯一的娱乐。

没有人把朴实啊勤劳啊，这些好说好听的加在她身上。城里的两口子双职工，要是女的把家务事包揽下来，就叫做“自我牺牲”了。在丫头她妈这里，谁也不会发生这样高级的联想。这样的人，就这么回事，她有什么牺牲不牺牲的呢！她妈自己，实在也没有往这些上头想过。连个名字都叫不开，她倒觉得给她起名字，本来是牛皮灯笼白费蜡的事。饭前出来站一站，生活就算得畅快了。有时候从溪鳗那里听了几句话，会叫她笑咪咪地走回家去，喜欢得吃了饭，还换上新衣裳挑担子去。有时候又会弄得一肚子心事，恨铁不成钢那样，鼻子里哼哼地生儿女的气，嘴里倒没有几句话好说。和袁相舟，就只有拉长了脸，鼻子都不大哼的。对了，她的脸长些，眼睛细小，嘴大又方。袁相舟刚认识她时，有过“当大的小了，当小的大了”这样的评论。后来和她结婚，想着这不正好是容字脸吗！容字端正，一般也都派的正经用场，如军容、市容、内容、形容……袁相舟是个有文化的人，好角色，在城里当过中学教师的哩。

丫头她妈到鱼丸摊子那里站一会儿，多半是听人说张长李短，或是半夜三更，矮凳桥上鬼哭。丫头她妈只带了耳朵去。先前在生产队里做活，派什么做什么，用不着自家动脑筋。现在承包了几分田，春种秋收，再嘛施施肥锄锄草，年年照猫画虎，反正也不指望靠田里塞饱肚皮，直着耳朵听着点就是了。家里四口人，男人肚子里有墨水，手里有手艺，他的事情女人家还插得上嘴？儿女

大了一点,就把妈妈当做做饭洗衣裳的人,妈妈又心甘情愿,连吃饭都让他们先吃,这还有什么说的?

不过有时候也说几句,说的是梦。这梦不是有文化的人,那种诗意的东西,也不是哲理,也不是比喻。这个对世界对家庭一味苦干,没有要求的人,却常常做实在的梦,实在又荒唐的梦。这算不算一个秘密呢!

“昨天晚上我梦见下大雨了。”

丫头她妈常常只用一句话,就把她的梦说完。溪鳗心里有一本梦书,是一个圆梦专家。她手里忙着,也不妨碍心里翻到梦书的下雨篇,接着查问细节:

“你在屋里还是屋外?”

“屋里。”

“屋里漏不漏?”

“不漏。”

“那还好。”

溪鳗拿起箬篱管自捞鱼丸。丫头她妈想想,说:

“屋里是不漏的。不过我想应当做饭了,一看,屋门口挂着一片水帘,走不出去。”

“想做饭,肚子饿了吗?”

“饿了。”

溪鳗放下箬篱,那眼眶窝里眼皮眨眨的,好像翻着梦书,汤锅里蒸气腾腾。这时候的蒸气,在丫头她妈眼里,就好比寺庙里的香烟,心里不觉拘谨起来,绷着脸候着溪鳗发话:

“门口挂一片水帘,那雨水不和倒下来一样了?”

“倒下来一样了。”

“那你们的院子才轿子般大,还不满起来了?满到屋里来没有?”

“没有,都流走了。”

“没有地方好流呀?”

“好流的,院子不是院子,街不是街,一片的墨黑墨黑,无边无沿一个黑洞洞……”

溪鳗点着头。丫头她妈看来,这头也点得通灵,仿佛前世后世的事都有数